

# 龍鳳寶釵緣

(三) 鐵羽生著



中華文藝出版社



龍鳳寶釵緣



三

梁羽生 著

中華文化出版公司

# 目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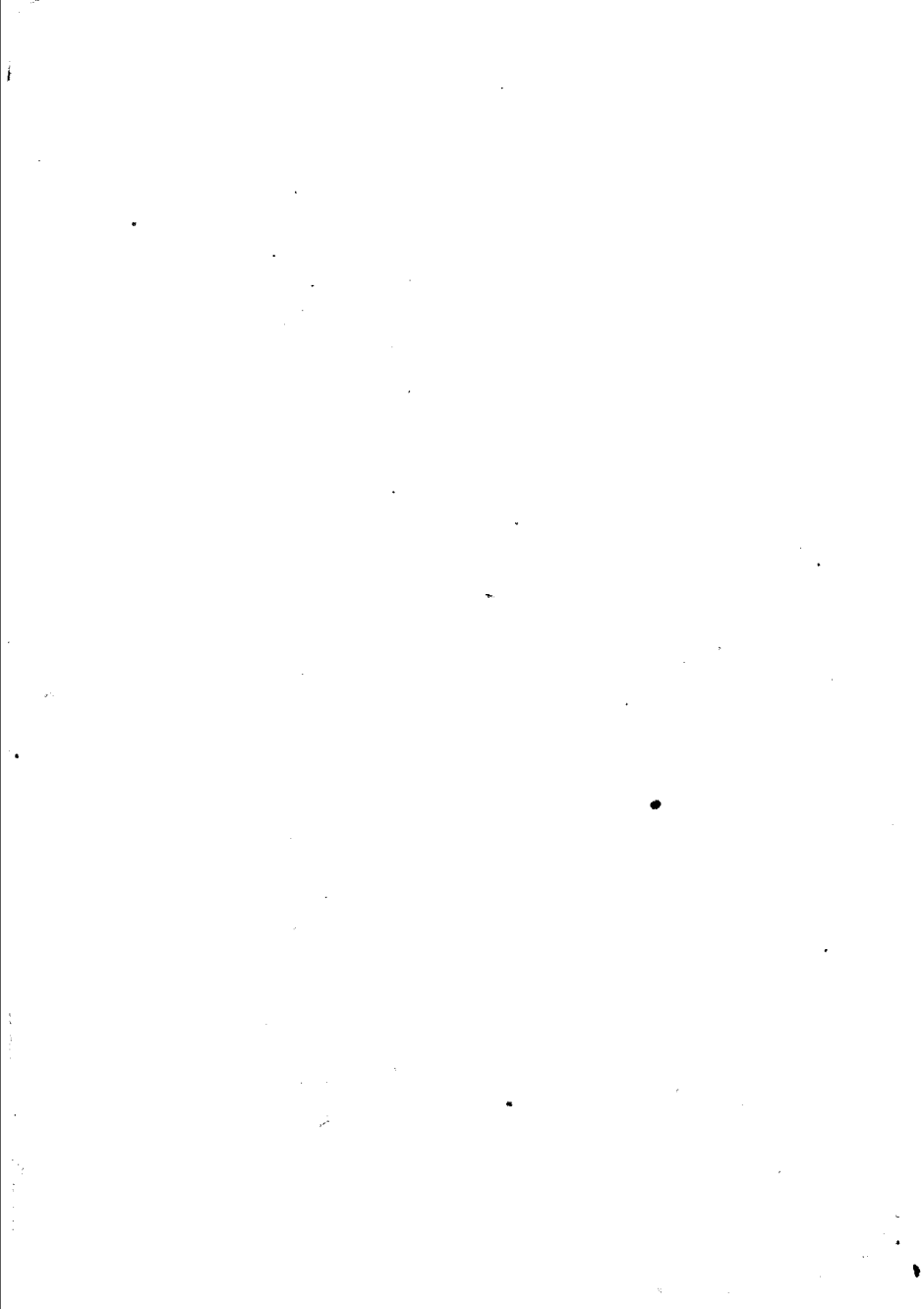
## 下 册

- |       |                    |           |
|-------|--------------------|-----------|
| 第三十三回 | 识破奸谋知鬼域<br>曾经患难见真情 | ..... 661 |
| 第三十四回 | 古堡伏兵开战幕<br>荒山仗义救魔头 | ..... 683 |
| 第三十五回 | 救命药成催命药<br>无情剑遇有情人 | ..... 703 |
| 第三十六回 | 移爱作仇诬侠士<br>将恩为怨是奸雄 | ..... 725 |
| 第三十七回 | 喜有师兄来破阵<br>且擒祸首戏魔头 | ..... 741 |
| 第三十八回 | 妙计惩凶助情侣<br>仁心纵敌劝元戎 | ..... 763 |
| 第三十九回 | 侠义胸怀饶败寇<br>娇娃掌力骇凡夫 | ..... 785 |
| 第四十回  | 异国鏖兵伤大将<br>荒山伏甲困英雄 | ..... 807 |
| 第四十一回 | 破阵挥刀怜弱女<br>横空飞索救英豪 | ..... 823 |

第四十二回	瀚海风沙埋旧怨 空山烟雨织新愁	..... 843
第四十三回	难辨恩仇心事涌 未明善恶巧言多	..... 871
第四十四回	太惜宗师偏护短 怒挥宝剑荡妖氛	..... 887
第四十五回	覆雨翻云淆黑白 含沙射影害英豪	..... 905
第四十六回	是非真伪应分辨 友敌恩仇总惘然	..... 927
第四十七回	双侠被擒逢旧友 群雄聚会定新盟	..... 945
第四十八回	挥剑自惊亲众叛 举棋翻误霸图空	..... 963
第四十九回	灾祸频来遇魔女 死生与共劫情郎	..... 985
第五十回	莽莽乾坤谁作主 茫茫恩怨此从头	.....1007
第五十一回	且作沙弥权礼佛 何来使者动屠刀	.....1039
第五十二回	翠袖香消留一脉 玉钗缘缔证三生	.....1053



牟世杰正要一鞭打下，辛芷姑突然出手，拂尘一绕就要将他的马鞭卷出手去。方辟符横眉怒目，面对牟世杰，狠狠的“丕”了一口。聂隐娘冷笑道：“绿林盟主，好威风啊！”



### 第三十三回

### 识破奸谋知鬼域 曾经患难见真情

这小子不是别人，正是方辟符。原来他在途中碰上饮马川的一股先头部队，那些人想抢夺他的坐骑，却反而给他捉着一个头目，仗着马快，突围走了。方辟符虽然欠缺江湖经验，也还有几分机智，当下就仔细的盘问那个头目，问明了饮马川山寨的详情，然后取了那头目的腰牌，便冒充他的身份，到吐谷塞来禀报军情，果然给他骗过，获得了牟世杰的接见。

史朝英虽然是不久之前，曾在那小客店中还见过方辟符一面，但当时是在黑夜，她看得不怎么清楚，何况方辟符又已改了装束，一时间她也不敢断定这小子就是自己曾见过的人，正自隐隐起疑，想要仔细盘问，不料聂隐娘已走了出来，立即就叫方辟符动手。

方辟符早已准备发难，当下一声大喝，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倏的欺到了史朝英的身前，伸指便点了她的穴道，牟世杰又惊又怒，一掌劈去，方辟符已把史朝英当作盾牌，往前一推，牟世杰武功真个不凡，迅即缩手变招，飞脚踢方辟符膝盖，左掌又用了大擒拿的手法，抓向方辟符的右肋空门。

方辟符疾退三步，只听得“嗤”一声，右肋衣襟，已给牟世杰撕下一幅，方辟符一声冷笑，唰的拔出了青钢剑，喝道：“牟世杰，你再迈前一步，我就把这妖女杀掉了！”牟世杰气得干瞪眼，投鼠

忌器，却已不敢上前。

聂隐娘淡淡说道：“牟世杰，咱们现在可以按照黑道规矩，平等磋商了。你若是想要回你的新娘子，便请把解药交与我吧。”牟世杰道：“我本来要把解药交与你的，你们何必用这等手段？”方辟符吃了一惊，叫道：“师姐，你中了他们的毒药？”聂隐娘笑道：“不碍事的，这酥骨散还不算太厉害，但这妖女的心肠却比毒药还毒得多。”

牟世杰回到房中找出了毒药，再走出来，只见聂隐娘和方辟符已站在一起，方辟符两只大眼睛流露出极其惊喜的精神，双颊也似因兴奋而现出一片晕红，牟世杰明白了七八分，他虽然移情别向，心里不免有几分妒意，苦笑说道：“隐娘，你这师兄冒死前来救你，也真是难得啊！祝你幸福了。”聂隐娘道：“解毒拿来，咱们平等交换，谁也不必领情，闲话也无须多说了。”

聂隐娘接过毒药，牟世杰道：“你们可以放人了吧？”方辟符道：“现在还不行！”牟世杰怒道：“你待怎么？”

方辟符不理不睬，过了一会，方始说道：“师姐，这解药如何？”聂隐娘笑道：“这解药灵验如神，咱们可以走了。”牟世杰这才知道他的用意，怒道：“岂有此理，你把我牟世杰当作什么人了？我会拿假药来瞞骗你们吗？如今你可以放人了吧？”方辟符又是淡淡说道：“现在还不行。”牟世杰大怒道：“隐娘，你这师弟与我初次会面，你却是知道我的为人的，我说过的话几时有不算数的，难道你还不能相信我吗？”

聂隐娘道：“牟大盟主，少安毋躁，我们当然会把你的新娘子还给你的，不过可得麻烦她送我们一程。师弟，你是不是这个意思？”方辟符道：“正是。牟大盟主，你要知道，不是我信你不过，是信这妖女不过。”



聂隐娘道：“方师弟，你把史姑娘给我，免得惹人猜疑。”方辟符道：“不错，毕竟是师姐细心。盟主的新娘若是与我这个小头目合乘一骑，那就不好看相了。”聂隐娘功力已恢复七八分，当下接过了史朝英，仍然抓紧她的后心穴道，说道：“劳驾，请牟大盟主将我那匹坐骑牵来。”

牟世杰听他们一吹一唱，满肚皮怒气，却是不好发作，还得权且充作马夫，把聂隐娘那匹“五花马”牵来，聂隐娘将史朝英一把提起，纵身上马，方辟符那匹“照夜狮子”还在门外的草地上吃草，方辟符道：“你们在前头走，让我这个小头目充当你们的跟随。”向牟世杰拱一拱手，说道：“牟大盟主，你若不放心，你也跟来吧。随即也就飞身上马。

牟世杰当然是放心不下，当下策马随行，牟世杰这匹坐骑也是匹大宛良驹，但却比不上秦襄送给方聂二人的坐骑，远远落在后面，聂隐娘笑道：“方师弟，咱们放慢一些，这才象郊外闲游。也省得牟大盟主以为咱们要掳走他的新娘。”

四人三骑，向城外走去。这是牟世杰的驻防地区，沿途都是士兵。聂隐娘一只手拿着马鞭，另一只手手掌贴着史朝英的背心，低声说道：“史姑娘，请你作出笑容，千万别愁眉苦脸，否则我可不客气了！”史朝英切齿痛恨，却还不得不装出满脸笑容。牟世杰的手下喽兵看见她们二人好一副亲热的样子，只道史朝英有意拉拢盖天仙手下的女头目，谁都没有疑心。

不久到了外城城门，守城的兵士见是牟世杰和史朝英，连忙开门，恭恭敬敬的问道：“盟主，公主今日兴致很好啊，可是要去草原试马？”

牟世杰没好气的说道：“闲事你们不用多管，以后不论是那一路兄弟到来，纵有腰牌，也必须先行禀报，待我派人验过，才好

放他进来。”

方聂二人一出城堡，立即又放马疾驰，把牟世杰抛在后头。牟世杰不禁暗暗惊慌，“若是他们反过来将朝英掳走，这可如何是好？”心念未已，只见聂隐娘已在半里之遥勒住马缰，把史朝英轻轻放了下来，回头说道：“新娘子交还给你，穴道你自己会解，我们可要走了。”

牟世杰道：“隐娘，难道咱们注定了非在沙场相见不可么？”聂隐娘道：“我要说的都已说了，今后就只是看你的了，但愿你三思而行，最好别在沙场上见相。”

牟世杰忽觉一阵心酸，目送聂隐娘与方辟符并辔同行，恍惚如有所失。尽管他与聂隐娘想法不同，但却也不能不对聂隐娘暗暗佩服。心想：“我与她相识数载，直到今天，才知道她当真是个提得起，放得下，重情义而又有见识的姑娘！她冒险来此，只为劝我一场，虽说所见不同，这番情义却是可感！”一个人往往就是这样，当失掉一个朋友之时，才会发觉那个朋友的可贵之处。这时聂隐娘的背影渐远渐小，但她在牟世杰心中的影子却越来越大，甚至在这一瞬之间竟盖过了史朝英，牟世杰一片茫然，突然怀疑起来，不知自己的选择是否错了。但这只是瞬息间事，正在他思潮汹涌的那一刹那，只听得史朝英已在叫道：“世杰，你还不快快过来，给我解开穴道？”牟世杰瞿然一惊，突然想起了史朝英说过的“咱们是拴在一条绳子上的两只蚱蜢”，是的，他要逐鹿中原，问鼎长安，可是非得和史朝英同走一路不行，整座江山压上了他的心头，登时又把聂隐娘的影子压下去了。他应了一声“来啦！”便过去给史朝英解开穴道。

聂隐娘与方辟符并辔奔驰，也还走得不远，忽见前头有个女子，背插拂尘，腰悬长剑，迎面而来，来势迅捷之极，竟不输于奔

马，一时间尚未能看清她的面貌，方辟符吃了一惊，心道：“这女子轻功怎的如此了得？”

那女子刚自赞了一声：“好一双骏马！”忽听得史朝英大叫道：“师傅，快把这两个人拿下！他们欺负了你的徒弟了！”

原来这装束古怪的女子不是别人，正是史朝英的师傅辛芷姑。空空儿已与她订下了婚约，但因为空空儿要与楚平原同去追缉精精儿，不便与她同行，故而与她约定，请她在吐谷堡相候。

辛芷姑号称“无情剑”，本是介乎邪正之间的人物，但她其实却并非“无情”，而是恰恰相反，偏重情感，专凭一己的好恶行事，她平生最倾心的是空空儿，最宠爱的则是这个关门徒弟史朝英。而今听得史朝英大叫大嚷，说是给了外人欺负，她本来就想抢这两匹宝马，这一下找到了借口，也不分青红皂白，便即说道：“徒儿不必气恼，我给你把这两个小贼拿下就是。”拂尘一甩，闪电般的便使出了杀手绝招！

方聂二人正自纵马疾驰，距离辛芷姑还有十数丈之遥，跨下的坐骑忽地同声嘶叫，前蹄屈地，倒了下来。原来辛芷姑这拂尘一甩，已是暗运内力，将几根尘尾，当作暗器射了出去。尘尾细如游丝，无声无息，比梅花针更难防备。她抱定“射人先射马”的宗旨，四根尘尾，恰恰射中了那两匹骏马的前蹄关节之处，伤害不大，过后也可以很容易便将它们医好，但尘尾插进关节，已是足以令这两匹骏马再也不能奔驰。

马虽倒人却未翻，方辟符大怒之下，一声叱咤，已是如箭离弦，在马背上腾空飞起，迎上了疾奔而来的辛芷姑，一招“鹰击长空”，便即凌空刺下。辛芷姑将拂尘聚成一束，当作判官笔用，“咣”的一声，将方辟符的长剑荡开，震得他虎口隐隐作痛。

辛芷姑见方辟符的长剑居然没有给她震出手去，也有几分

诧异，说时迟，那时快，聂隐娘亦已赶了到来，使出“飞花扑蝶”的轻灵剑法，青钢剑扬空一闪，抖出了七朵剑花，一招之间，连袭辛芷姑的七处穴道。

辛芷姑拂尘一罩，忽地散开，千丝万缕罩了下来，也只是一招之间，便把聂隐娘的剑法破了，拂尘根根竖起，反刺聂隐娘的十三处穴道。方辟符一声大喝，抡起长剑，当作大刀来使，这是他师父磨镜老人和他师兄铁摩勒合创的独门剑法，威猛无伦，辛芷姑心头一凛，迫得又把拂尘聚成一束，反手挥出，先化解了方辟符这招。

几招一过，辛芷姑更是吃惊。她倒不是因为方聂二人本领了得，而是因为看出了她们剑法的来历。当下辛芷姑使出一招“风卷残云”，将方聂二人的青钢剑都荡了开去，喝道：“妙慧神尼与磨镜老人是你们的什么人？”

聂隐娘这时已认得辛芷姑就是那日在英雄会上，与空空儿在一起，大闹校场的那个女人。她是个绝顶聪明的女子，当时虽然不知辛芷姑与空空儿的关系，但也隐约猜到几分。

方辟符只想冲杀过去，对辛芷姑的问话不理不睬，仍在进攻。聂隐娘却已说道：“妙慧神尼是我师傅，也正是他的姑姑，他又是磨镜老人的关门弟子，铁摩勒正是他的师兄。你是辛老前辈吧？那日在校场上咱们似曾见过？”

辛芷姑虽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对妙慧神尼与磨镜老人这两位武林名宿，却多少还有几分顾忌。还有一样，空空儿和铁摩勒的交情，自那日的英雄大会过后，她也是知道了的了。那日她全副心神放在空空儿身上，根本不理睬别人。但后来空空儿与铁摩勒一同出场，方辟符聂隐娘等人就跟在铁摩勒身后，之后又同到秦家，不过辛芷姑与空空儿一见了秦襄便走，方聂等人却

是最后一批才走，所以辛芷姑不知道有秦襄赠马之事。但虽然如此，尽管辛芷姑当时不注意旁人，毕竟与方聂二人同走过一段路程，依稀还认得他们的面貌，一听聂隐娘提到当日之事，她也就记起来了。

辛芷姑不禁想道：“原来这小伙子是铁摩勒的师弟，我若把他伤了，只怕空空儿要不高兴。”心意踌躇，一时莫决。

史朝英却不知道其中有这么一层转折的关系，冷笑说道：“你攀什么关系，你抬出了你的师傅和铁摩勒来，难道我的师傅就要怕你不成？”

方辟符大怒道：“呸，是谁忘攀交情了？是你的师傅先问我们，可不是我们要把师傅抬出来的。”

辛芷姑极为好胜，虽有几分顾忌，却也怕别人误会，说她是怕了妙慧、磨镜与铁摩勒等人。史朝英正是知道她师傅的这个脾气，说出的话绵里藏针，教她师傅难以罢手。

偏偏方辟符又不知道进退，说出的话教辛芷姑听了更不舒服。辛芷姑眉头一皱，心里想道：“我若放过了他，他只道我真怕了他的师傅师兄。也罢，我不伤他也就是了，却总得教他知道一点厉害。”但辛芷姑要把方聂二人一同拿下，却也不很容易。一来他们二人武功亦非泛泛；二来辛芷姑又多少有所顾忌，不愿伤了他们；三来她自负过甚，对小辈不肯拔剑，只用一柄拂尘，交上了手，才知对方并非易与，有这三样原因，竟使方聂二人和她居然打成了平手。

不多一会，已过了三十余招，史朝英又叫道：“世杰，你还不过去助我师傅拿下这两个小贼？”牟世杰心里好生为难，他对聂隐娘有几分敬爱，对方辟符有几分妒忌，对史朝英又有几分害怕，种种错综复杂的情绪交织心头。既不想伤害聂隐娘，却又想

把她留下。……

史朝英的目光缓缓从他面上扫过，似是要看穿他的心事似的，冷然一笑，说道：“世杰，你只知道她是你的聂家妹子，却忘了她是聂锋的女儿了？”牟世杰瞠然一惊，连忙说道：“不错，是不能放过他们。”怀着无限复杂的心情，却终于上前去了。

其实史朝英要牟世杰上前相助，这句话只是想激她的师傅的，不过，她后来看出牟世杰犹疑不决，心中甚是不快，于是又索性以假当真，把牟世杰也迫上前去。

辛芷姑哈哈一笑，说道：“英儿，你跟我多年，还不知道为师的本事么？你以为我真拿不下这两个小辈？”笑声一收，蓦地喝道：“我无情剑出鞘，例须见血。如今看在妙慧神尼与磨镜老人份上，权且破例一遭！”方辟符怒道：“无情剑又怎么样？何必装……”“装腔作势”四字还未曾出口，陡然间只见寒光耀目，辛芷姑无情剑已是出鞘，闪电般的向他刺来！

方辟符见她来势凌厉，长剑抡圆，不敢攻敌，先把自身防御得风雨不透，不料辛芷姑的剑法确有独特的造诣，方辟符心头一怯，对方乘虚而入，来得更快。只听得辛芷姑喝一声：“着！”四面八方，剑光飘瞥，竟不知她从何处刺来，方辟符拚着两败俱伤，奋力一剑劈出，那知辛芷姑正是要他如此，她那柄剑只是在方辟符的剑背上轻轻一按，已借着方辟符那股猛劲，将他引得身向前倾，说时迟，那时快，辛芷姑剑锋也借力弹起，恰恰刺中了方辟符的虎口。

“啁啾”声响，方辟符长剑坠地，半边身子亦已不能动弹。原来辛芷姑已用剑尖点了他的穴道。她用力恰到好处，方辟符的虎口只现出一点红点，就似给蚊子叮了一口似的，果然未曾见血。

聂隐娘大惊，慌忙使出一招“玉女投梭”，也刺辛芷姑的穴道，意图用声东击西之计，解师弟之困。可惜她剑术虽妙，武功却与辛芷姑差得更远，辛芷姑就在刺中方辟符穴道的同时，左手的拂尘也已缠上了聂隐娘的剑柄，喝一声“撒手！”聂隐娘的青钢剑登时也飞上了空中，辛芷姑倒转尘杆，只一点又一点中了聂隐娘的穴道。但辛芷姑虽然是大获全胜，小臂亦隐隐感到胀痛，对方辟符的功力与聂隐娘的剑法，也感到好生惊异。心想，“想不到这几年来，江湖上竟出现了这许多厉害的小辈。段克邪那是不用说了，这两个年青人虽然比不上段克邪，但令我我要把无情剑出鞘，方能取胜，那也是很难得的了。”

牟世杰到来，正要道谢，辛芷姑向着史朝英望去，已在问道：“此人是谁？”

牟世杰道：“小可牟世杰拜见前辈。”史朝英娇声笑道：“师傅，恕我事先没有禀告，但我想你也会看得出来了。世杰、他、他和你的徒弟同在一起，对我又是这般亲热，难道还能是外人吗？”辛芷姑道：“哦，原来他是你的女婿。”史朝英脸上泛红，无限娇羞的样子说道：“后天就是我们的好日子，正想请师傅来喝一杯喜酒。”她脸上一副娇羞，心中实是十分得意。

辛芷姑笑道：“哦，原来你就是名噪江湖，新任绿林盟主的牟世杰，现在又成了我的英儿的女婿了。很好，很好，这么一来，倒是没有乱了辈份了。”牟世杰不禁愕然，不解她这话是何意思。史朝英却是满面通红，暗自生嗔：“师父也真是的，怎好在世杰面前说这等话，这不是挑我的疮疤吗？幸亏世杰他大约还听不懂。”又想：“师傅她这么说，莫非她与空空儿也已重修旧好了？空空儿与铁摩勒交情很是不错，这倒要想个法子好好应付才是。纵然不能借助于师傅之力，将空空儿拉拢过来，至少也须叫他不可捣乱。”

原来辛芷姑一心想嫁空空儿，段克邪是空空儿的师弟，倘若史朝英嫁了段克邪，岂不是两师徒嫁了两师兄弟？辛芷姑虽然“邪”得可以，毕竟也觉不好意思。故当她听得史朝英是要嫁牟世杰之后，不怪史朝英移情别恋，反而欢喜起来，口不择言，便说出了有关“辈份”的那一句让史朝英听了面红的说话。

牟世杰今日在方辟符手里栽了个不大不小的筋斗，心头之气，尚还未消，抢过马鞭，“唰”的一鞭就向方辟符当头打下。方辟符被点了穴道，不能动弹，横眉怒目，面对着牟世杰，狠狠的“呸”了一口。聂隐娘也是被点了穴道，不能动弹，却冷冷说道：“绿林盟主，好威风啊好威风啊！”

牟世杰心头一跳，唰的一下，脸上都发了烧，以他绿林盟主的地位，鞭打一个已失了抵抗能力的无名小辈，实是大失身份之事。牟世杰武功已到收发自如的境界，此时鞭梢离方辟符顶门不到三寸，正想收回。忽听得“卜”的一声，辛芷姑突然出手，弹开了牟世杰的马鞭，左手拂尘一绕，就要将他的马鞭卷出手去。牟世杰吃了一惊，一个“盘龙绕步”斜窜三步，鞭梢滴溜溜的转了个圈，解开了拂尘的缠绕，辛芷姑道：“好，果然是本领不凡，可以做得绿林盟主了。比起段……”史朝英松了口气，连忙说道：“师傅，原来你是试世杰的功夫来着，倒吓了我一跳了。”其实辛芷姑却是因为空空儿与铁摩勒的间接关系，不愿牟世杰太过令铁摩勒的师弟难堪。

史朝英走了过来，冷笑说道：“聂大小姐，可惜啊可惜，你毕竟还是逃不过我的掌心。”她对聂隐娘虽是冷嘲热讽，也还算得有几分“客气”，对方辟符却是又气又恨，张口就骂：“哼，你这臭小子，你对我好生无礼！”正要一掌打去，辛芷姑忽地将她揽入怀中，笑道：“英儿，你怎么生这样大的气？小心别气坏了身子，教为



师的心疼。他们究竟怎样欺负了你，说与为师的听听。”

史朝英道：“这臭小子刚才点了我的穴道，还把我抓了起来。”辛芷姑道：“他为何要点你的穴道？”史朝英道：“还不是为了他这位聂师姐？”辛芷姑道：“这位聂姑娘又如何冒犯了你？”史朝英道：“她是聂锋的女儿，聂锋带兵来打我们，这位聂大小姐就先跑来私会世杰。”辛芷姑对着牟世杰双眼一瞪，道：“这就奇了，这位姑娘为何要来私会世杰？英儿，他究竟对你是不是真心？”史朝英虽有几分醋意，但知道师傅最恨薄幸的男子，生怕她的怪脾气一时发作，牟世杰可就难堪了，只好替牟世杰掩饰，一笑说道：“师傅，你想到那儿去了？这位聂大小姐是来替她父亲作说客的。”

辛芷姑道：“哦，原来如此。两国交兵，不斩使者。你也犯不着这样气恼啊！”史朝英道：“她已探听了我们的虚实，若然放她回去，对我们大是不利。”辛芷姑道：“那就把她关起来好了。”史朝英道：“我也并不是想把她杀了。哼，她想我杀她我也不肯便宜她呢。不过，还有这臭小子——”辛芷姑道：“这臭小子对他师姐倒是挺不错啊，看来大约是一对情人吧？”史朝英冷笑道：“这位聂大小姐的心事难以捉摸，这臭小子嘛，看来倒是有九成单相思了！”辛芷姑忽然哈哈一笑说道：“我最喜欢有情有义的男子，这臭小子为了救他师姐，触犯了您，倒还情有可原，理宜处罚从轻。依我说，你不如就把他们二人关在一起吧。”原来辛芷姑这二十年来对空空儿也是一片单思，因而对方辟符不觉有几分同病相怜之感。

史朝英心道：“这不是反而便宜他了？”但转念一想，牟世杰对聂隐娘似乎还是余情未了，既因形势所迫，不能杀聂隐娘，那就确是不如把方辟符留下，也好断了牟世杰的念头。当下便道：